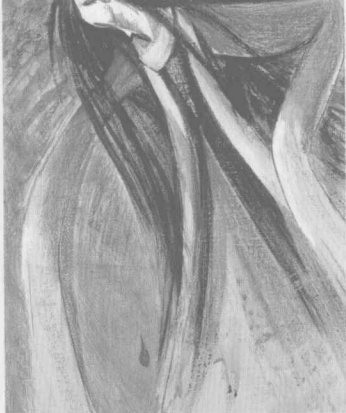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

裘沙 王伟君 插图





#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

裘沙 王伟君 插图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散文诗歌全集 / 鲁迅著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9.6  
ISBN 978-7-5402-2080-8

I. 鲁… II. 鲁… III. ①鲁迅散文-全集 ②鲁迅诗歌-全集  
IV. I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2704 号

##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

---

作 者 鲁 迅  
插 图 裘 沙 王伟君  
责任编辑 张娟平  
装帧设计 焦 丽  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 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  
印 张 12  
字 数 320 千字  
版次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2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# 目录

朝花夕拾 野草 诗歌 序跋 日记 书信 其他

# 目录

---

## 朝花夕拾

小引	/3
狗·猫·鼠	/5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	/12
《二十四孝图》	/17
五猖会	/23
无常	/27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/34
父亲的病	/38
琐记	/43
藤野先生	/50
范爱农	/56
后记	/63

## 野草

题辞	/79
秋夜	/81
影的告别	/83
求乞者	/85
我的失恋	/87
复仇	/89
复仇(其二)	/91
希望	/93
雪	/95
风筝	/97
好的故事	/99
过客	/101
死火	/106
狗的驳诘	/108
失掉的好地狱	/109
墓碣文	/111
颓败线的颤动	/113

## 目录

立论	/116
死后	/117
这样的战士	/121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	/123
腊叶	/125
淡淡的血痕中	/126
一觉	/128

### 诗歌

旧体诗	/133
民歌体诗	/151
新体诗	/154

### 序跋 日记 书信

《域外小说集》序	/161
《坟》题记	/164
写在《坟》后面	/166
《热风》题记	/171
《华盖集》题记	/173
《华盖集续编》小引	/175
《尘影》题辞	/176
《而已集》题辞	/178
《二心集》序言	/179
《守常全集》题记	/182
《南腔北调集》题记	/185
《准风月谈》前记	/188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序言	/190
《集外集》序言	/192
马上日记	/195
马上支日记	/205
马上日记之二	/220

## 目录

---

北京通信	/225
答 KS 君	/228
上海通信	/230
厦门通信	/233
厦门通信(二)	/236
厦门通信(三)	/238
海上通信	/241
通信	/245
答有恒先生	/250

### 其他

未有天才之前	/257
说胡须	/260
杂忆	/264
随感录四十九	/271
牺牲谟	/273
夏三虫	/276
长城	/278
为半农题记《何典》后,作 记“发薪”	/279 /282
记谈话	/287
写在《劳动问题》之前	/291
读书杂谈	/293
再谈香港	/299
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	/305
谈所谓“大内档案”	/307
在钟楼上	/313
我和《语丝》的始终	/321
夜颂	/330
秋夜纪游	/332
拿破仑与隋那	/334
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	/335

 **目录**

---

我的第一个师父	/339
女吊	/345
自言自语	/350
无题	/355
我的种痘	/357
附录:论散文	/364





# 朝花夕拾

我想：希望本是无所谓有，无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



## 小 引<sup>①</sup>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作《一觉》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<sup>②</sup>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。
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，罗汉豆，茭白，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。

② 水横枝：栀子所制的一种盆景，多见于南方温暖地带。取其一段插于水中，可长出绿叶，供观赏之用。

后来,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,也不过如此;惟独在记忆上,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,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,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,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,因为是或作或辍,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: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;中三篇是流离<sup>①</sup>中所作,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;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,已经是被学者们<sup>②</sup>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,于广州白云楼记

---

① 流离中:一九二六年,三·一八惨案爆发,作者发表一系列文章抗议北洋政府的暴行,并称三月十八日为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”,为此险遭北洋政府通缉。此后作者颠沛流离,多处避居。“流离中”即指此段时间。

② 学者们:影射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人,当时均在厦门大学任教。

狗·猫·鼠<sup>①</sup>

从去年起,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;这是自画招供,当然无话可说,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,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,写了下来,印了出去,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,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谨,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,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<sup>②</sup>之流,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?因为这些大脚色是“不好惹”的。怎地“不好惹”呢?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,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,广告道:“看哪!狗不是仇猫的么?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,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!”这“逻辑”的奥义,即在用我的话,来证明我倒是狗,于是而凡有言说,全都根本推翻,即使我说二二得四,三三见九,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,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,三三见千等等,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,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,这在动物心理学家,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,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,在覃哈特<sup>③</sup>博士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,总

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《莽原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。

② 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:引自徐志摩《结束闲话,结束废话》一文。与上文的“名人或名教授”,下文的“不好惹”、“浑身发热”、“以动机来褒贬作品”、“公理”、“正义”、“党同伐异”、“阴险的暗示”均系讽刺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人。一九二六年,作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正酣,徐志摩撰文说和,指出论战双方都是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。

③ 覃哈特(Dr. O. Dähnhardt, 1870—1915):现通译作德恩哈尔特,德国文史和民俗学家。

算发见了那原因了。据说,是这么一回事: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,开了一个会议,鸟,鱼,兽都齐集了,单是缺了象。大会议定,派伙计去迎接他,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阍的就是狗。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?我没有见过它,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“那容易,”大众说,“它是驼背的。”狗去了,遇见一匹猫,立刻弓起脊梁来,它便招待,同行,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:“象在这里!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,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,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,便是书籍的装潢,玩具的工致,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;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,并不是希图冒充,故意摆架子的,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,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,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,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,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,对就对,错就错,不说一句分辩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,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;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,不妨说是凶残的罢,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“公理”“正义”的旗子,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,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人呢,能直立了,自然是一大进步;能说话了,自然又是一大进步;能写字作文了,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堕落,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,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,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,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<sup>①</sup>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,高高在上,那么,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,也许倒以为多事,正如我们在万生园<sup>②</sup>里,看见猴子翻筋斗,母象请安,虽然往往破颜一笑,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,甚至于感到悲哀,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,倒不如没有的好罢。然而,既经为人,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,学着人们的说话,随俗来谈

---

① “颜厚有忸怩”:引自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。意为脸皮虽厚,心中有愧。

② 万生园:一作万牲园。今北京动物园的前身,设于清末。

一谈，——辩一辩了。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一，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，凡捕食雀鼠，总不肯一口咬死，定要尽情玩弄，放走，又捉住，捉住，又放走，直待自己玩厌了，这才吃下去，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，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。二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？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，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，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。然而，这些口实，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，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。要说得可靠一点，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，手续竟有这么繁重，闹得别人心烦，尤其是夜间要看书，睡觉的时候。当这些时候，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。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，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；我曾见大勃吕该尔<sup>①</sup>的一张铜版画 *Allegorie der Wollust* 上，也画着这回事，可见这样的举动，是中外古今一致的。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<sup>②</sup>提倡了精神分析说——*Psychoanalysis*，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“心解”的，虽然简古，可是实在难解得很——以来，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，检来应用的了，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。打狗的事我不管，至于我的打猫，却只因为它们嚷嚷，此外并无恶意，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，当现下“动辄获咎”之秋，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。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，也很有些手续，新的是写情书，少则一束，多则一捆；旧的是什么“问名”“纳采”<sup>③</sup>，磕头作揖，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，拜来拜去，就十足拜了三天，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《婚礼节文》，《序论》里大发议论道：“平心论之，

① 大勃吕该尔(P. Bruegel d. Ä, 1525—1569)：现通译作勃鲁盖尔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画家，以讽刺画著称。*Allegorie der Wollust* 系德语，意为情欲的喻言。

② 弗罗特(S. Freud, 1856—1939)：现通译作弗洛伊德，奥地利心理学家、精神病学家。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。

③ “问名”“纳采”：古代婚礼“六礼”中的两道程序。“问名”指男家通过媒人请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，以卜吉凶。“纳采”指女家答应议婚后，男家备礼求婚。见《仪礼·士昏礼》。

既名为礼,当必繁重。专图简易,何用礼为?……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,可以兴矣!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!”然而我毫不生气,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;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,理由实在简简单单,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。人们的各种礼式,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,我就满不管,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,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,奉陪作揖,那是为自卫起见,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。还有,平素不大交往的人,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,上面印着“为舍妹出阁”,“小儿完姻”,“敬请观礼”或“阖第光临”这些含有“阴险的暗示”的句子,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,我也不十分高兴。

但是,这都是近时的话。再一回忆,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,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。至今还分明记得,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:只因为它吃老鼠,——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。

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,不知道可确;但 Edgar Allan Poe<sup>①</sup> 的小说里的黑猫,却实在有点骇人。日本的猫善于成精,传说中的“猫婆”<sup>②</sup>,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。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“猫鬼”<sup>③</sup>,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,似乎古法已经失传,老实起来了。只是我在童年,总觉得它有点妖气,没有什么好感。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,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,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,给我猜谜,讲故事。忽然,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,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,使我吃惊,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,另讲猫的故事了——

“你知道么?猫是老虎的先生。”她说。“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,猫是老虎的师父。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,就投到猫的门下来。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,捉的方法,吃的方法,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。这些教

---

① 即爱伦·坡(1809—1849):美国作家、文艺评论家。其著名短篇小说《黑猫》即是写一个罪犯的故事:他因为杀死一只猫而被神秘的黑猫报复,最终沦为杀人犯。

② “猫婆”:源自于日本民间传说:一个老太婆喂养的猫年久成精,吃掉主人后又变成主人的样貌害人。

③ “猫鬼”:典出《北史·独孤信传》。说有人专门用老鼠祭祀猫鬼,让它出去杀人,并将被杀者的财物偷偷搬运到自己家。



完了；老虎想，本领都学到了，谁也比不过它了，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，要是杀掉猫，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。它打定主意，就上前去扑猫。猫是早知道它的来意的，一跳，便上了树，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。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。”

这是侥幸的，我想，幸而老虎很性急，否则从桂树上就会爬下一匹老虎来。然而究竟很怕人，我要进屋子里睡觉去了。夜色更加黯然；桂叶瑟瑟地作响，微风也吹动了，想来草席定已微凉，躺着也不至于烦得翻来覆去了。

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，是老鼠跳梁的世界，飘忽地走着，吱吱地叫着，那态度往往比“名人名教授”还轩昂。猫是饲养着的，然而吃饭不管事。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啃破了箱柜，偷吃了东西，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，也和我不相干，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，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。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，只有拇指那么大，也不很畏惧人，我们那里叫它“隐鼠”，与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。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，一是“八戒招赘”，满纸长嘴大耳，我以为不甚雅观；别的一张“老鼠成亲”<sup>①</sup>却可爱，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，宾客，执事，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，像煞读书人的，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。我想，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，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。现在是粗俗了，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，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，不甚留心；但那时的想看“老鼠成亲”的仪式，却极其神往，即使像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，怕也未必会看得心烦。正月十四的夜，是我不肯轻易便睡，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。然而仍然只看见几个光着身子的隐鼠在地面游行，不像正在办着喜事。直到我熬不住了，快快睡去，一睁眼却已经天明，到了灯节了。也许鼠族的婚仪，不但不分请帖，来收罗贺礼，虽是真的“观礼”，也绝对不欢迎的罢，我想，这是它们向来的习惯，无法抗议的。

① “老鼠成亲”：江浙一带旧时传说：农历正月十四午夜为老鼠成亲日期。